

东湖的亭

■黄山

如果说,水是东湖公园的眼睛,那沿湖环绕的垂柳风荷,便是簇拥写意的眉峰;而亭,就是开在湖边一扇扇明亮的窗,把东湖的心事说给你听。

以湖为圆心,东湖亭、揽古亭、二公亭、波恩亭和仁风亭等亭子参差错落、造型各异,与湖光山色相交融,与水榭楼台相偎依,与绿树香花相映衬。在众多的景观中,这些亭不张扬,不抢镜,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。

东湖亭立于荷花池畔,高不过三米出头,占地约三米见方,四根素雅的石柱顶着一个方形的花岗岩盖帽,小巧玲珑,简约美观,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,明眸皓齿、温润可人。因处于东湖公园的中心位置,虽然看来不起眼,却颇能体现设计者之巧思:亭前是偌大的湖面,田田的荷叶随波泛绿、鲜嫩欲滴;远处的祈风阁,峨冠博带,巍然屹立,是东湖的最高点,也是主景观;亭后紧挨着不大的圆形雕塑广场,十六条灵动丰腴的鲤鱼环圈吐水,寓意“东湖鲤珠”公园主题。游客伫立于东湖亭下,由近及远,

亭阁遥望、方圆相对、高低有致,湖光水色尽收眼底,正应了亭柱楹联“满眼芙蓉欢客面,一湖秋日暖人心”的意境来。

走过荷花造型的十二生肖石墩,迎面便是揽古亭,一副“南渡衣冠留晋俗,四门诗赋壮唐猷”对联,道出了亭子的怀古立意。多少年来,衣冠南渡的晋人,每逢重阳佳节之际,中秋月圆之时,在九日山上,在晋水河畔,在洛阳桥头,踮起脚尖,翘首北望,看山长水阔,烟波浩渺,哪里是故乡,故人知何处?

无独有偶,时间来到唐贞元九年(793年),那是一个春和景明、风和日丽的晌午,阳光在柔美的湖面漾起粼粼波光,贬居泉州的别驾姜公辅与泉州太守席相二公置酒园中,为欧阳詹等八举子赴考饯行,推杯换盏之间,鼓励他们志存高远、参加科举、金榜题名。为铭记二公教化提携之功,后人选二公所钟之东湖建亭,称“二公亭”,由高中科举龙虎榜第二名的欧阳詹作“二公亭记”。如今重建的“二公亭”,八根石柱擎起重檐屋顶,琉璃瓦上飞脊翘角,红石宝顶工艺精湛,石柱铭刻亭联:“甲第破天荒永怀姜席二公德,人文夸海国迈步关

山万里程”,将东湖独有的文化内涵融入其中。跨越千年,泉人对二公的感念之情仍然溢于言表、历久弥新。

“波湧重洋海水有情思鹿耳,恩紫故乡家山无恙望龙头。”这是一副冠头联,把波恩亭的名字,连同民族英雄郑成功挥师收台的雄浑画卷徐徐展开。久久伫立波恩亭,我的目光仿佛穿越时光的栅栏灯影,穿越大海的滚滚波涛,看到当年那个英姿勃发、指挥若定的将军。

终于,沿着细细的石阶,来到了西北角小山上的仁风亭,因其靠近泉州古城东门(古称仁风门)而得名,八角形的石头亭子,石柱上龙凤、麒麟、龟蛇等石雕栩栩如生,仿木斗拱藻井繁复精细,把闽南建筑风格与精湛的惠安石雕工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仁风亭旁边有一株含笑花,据下面的石刻记载,为清光绪年间的清军千总苏晓春亲手种植,并由其后人移植于此,至今已有130年的历史。这株含笑花因湖而名,靠亭而长,叶茂根深,长势喜人,也寓意着东湖山含情,水含笑。

朋友,东湖的心事,你读懂了吗?

最是深山唤女归

■薛亚英

童年时,父亲长年守着大山。有一次,我跟父亲到山里去。仰望那高高的山头,我以为爬上去就到了,不料到山顶后,又是高高的山头。我手脚并用,气喘吁吁。过了第三层高山,才到父亲的小窝。我累坏了,一头栽倒就睡。小小的房间干干净净,被子暖暖和和。

“咩——”野山羊呼儿唤女的凄厉叫声响起的时候,我睁开了眼睛。暮色四合,只有最高的山尖上还有一缕金色的阳光,米饭的香气倏然钻入了我的鼻孔。父亲坐在炉火旁,红红的火光映照父亲年轻的脸,映照着父亲浓密的黑发。父亲的脸很白,长年累日晒风吹,依然白皙。村里人都叫他“白肉油”,意思是“奶油小生”。他本来也的确是一介书生,后来才到山里的。

父亲种着三架山梁的水稻,从山脚一直到山顶。肥沃的地方,还种了芋头、蔬菜、玫瑰茄。玫瑰茄是一种经济作物,我家是村里最早引种的。贫瘠之地,就种了杉树。那时候,城里乡下,都是瓦房,杉木用途极广。每天我醒来,父亲已经煮了饭洗了衣服。早餐后,他马上干活了,傍晚太阳下山,他才收工煮晚饭。山里的夜晚特别黑,可是连煤油灯也没有,清晨摸黑煮饭,晚上摸黑吃饭。饭后父亲卷一根烟抽了就睡了。

乡下的孩子,帮忙干家务干农活,天经地义。可是父亲从不叫我帮忙,我每天去水里摸鱼捉虾,逮螃蟹。我把虾放在手里,它身子一弓,往后弹得很远。鱼有一种叫“狗母”的,一指来长,肥肥的,游得极快,要捉却很容易。只要把水路截断,便乖乖就范了。这鱼太可爱了,我跟父亲说要带回家养,父亲帮我用野生荷叶包起来,可是一会儿水漏光了,鱼死了。

我离开太远太久了,父亲着急,就“呼”我。我忙一边应着一边跑回来。父亲看到我,就又埋头干活了。那时候,山上有“山狗狼”,很凶,水牛也敢吃。所谓的“呼”,其实就是长啸。为什么不叫我名字?父亲说,山太高峻了,如果叫人名,怕冒犯了山神。还是读书人呢,真迷信!

有一天早餐后,父亲去干活,我到小溪边石坪上玩,石坪非常干净。忽然,我发现岸上有很高的桃金娘树,结满了大大的黑色的果子,我爬上去摘着吃。这桃金娘树枝条比我的大拇指还粗,极为坚韧,爬上去都断不了,我随着树晃来晃去,就像荡秋千。

恍惚中,隐约传来了熟悉的“呼”声,但我专心致志地采桃金娘,忽略了。不久,沙沙,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,我觉察到浓雾里来了一个人。不知什么时候涌出了大雾,五步之内,不辨人面。这人在石坪上转了一圈,惊惶地喊:“英儿,回来……”啊,是父亲。“阿爸!”我急忙跳下来。父亲一把抓住我,手颤抖着,冰凉冰凉的:“半天娘!我还以为……”

洁白的浓雾包裹了天地,包裹了我的童年。往事前尘皆笼雾,雾中何处最魂牵?那就是:慈父声声唤我归。



■绿萍

立夏一过,气温便不再像坐过山车那样忽升忽降了,而是稳稳地,一日暖似一日。

下班骑车回家,走的还是那条沿渠的小路。这一带是晋江的分支北渠流经的地方,水面不算开阔,水汽却特别丰沛,草木因此长得格外繁茂。忽然一阵风来,带着隐隐的花香——是玉兰。这一段路上有三棵玉兰树,就站在水岸边,笔挺的枝干,高高大大、清清爽爽的模样。我停下车,抬头去望,满树的白花不知是什么时候开放,竟如栖息的鸽群,悄悄藏于绿叶间。我踮起脚尖,想摘它几朵,可花朵都在高处的枝条上,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一阵风吹过,哗啦啦落下几朵。我跑过去捡起来,花瓣还饱满着,没有半点萎谢的样子,那凉凉滑滑的模样,像极了刚出浴的肌

浅夏

肤。我小心地放入口袋,一路带回家去,置于清水中。夜色深沉时,那清冷的芬芳便丝丝缕缕地潜入枕边,携着静谧与温柔,悄然伴我入眠。香气在黑暗中弥散开去,有月光般的清凉,成了浅夏里最深沉内敛的呼吸。

和五月分不开的,还有栀子花。花苞初结时,沉睡如自个儿紧紧团抱的婴孩,任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它盛放时的模样。这时候,如果再来一场及时雨,一两日之内,那些紧闭的花苞便鼓胀起来,款款地绽开重瓣的白花,一圈一圈,深情得叫人动容。但我总觉得,最美的不是全开的时候,是要开未开的那一瞬。层层叠叠的花瓣簇拥向花心,你明明看见了它即将展开的轮廓,却始终看不透它含蓄的内心。那种白,不是似雪的白,恰如清冷的月光,带着些温润,仿佛轻轻一碰

就会沁出水来。

芒种一到,树荫浓长,绿叶也厚了。小区入口处的那棵枇杷树,开始结出果子。刚开始小小的,毛茸茸的,藏在叶子底下,不细看根本瞧不见。慢慢地,果皮褪去了绒毛,变得鲜亮起来,黄澄澄的,一簇一簇地挂满枝头。每天路过时,我总要望上几眼。看着它们一天天饱满,心里也跟着一天天溢满欢喜。

楼下的石榴树,此时也开花了。那花红得决绝,仿佛要把错过了一春的热切全喷薄出来。花瓣厚实如绸,边缘带着细微的皱褶,真像舞女的裙裾。石榴花开在伸手可及的地方,温婉可人,比那些高高在上的花树更近些人情。目光看到那一朵朵红灯笼似的花儿,人的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。

东湖的荷塘里,早莲已经绽放出花蕊。水光浮动,清风徐来,叫人心生爽意。才铺开不久的荷叶,圆圆嫩嫩地贴着水面。还有的已经撑起了小伞,花苞从叶间探出头来,粉粉的,尖尖的,像是蘸了胭脂的笔头。傍晚散步经过,我总要在荷塘边站一会儿。此时的晚霞映在水里,半池金黄,半池青绿。偶尔飞来的蜻蜓立在荷尖上,生趣十足。

浅夏就是这样,不急不躁,不慌不忙。它静静地来,带着花果的清香,静静地生长、绽放——饱满却不张扬,热烈又带着几分含蓄。好比当下每个认真度过的寻常日子,让人打心底觉得安稳妥帖。

